

顯志堂稿

顯志堂稿卷四

吳縣馮桂芬林一箸

汪氏耕蔭義莊記

事有創自晚近不必爲三代之法而轉足以維三代之法之窮者士大夫家之建義莊是也考之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又曰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此古宗法也宋呂氏大臨曰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蘇氏軾亦有立小宗之議其實今古異宜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宗法何獨不然二公所論亦託諸空言而已吾鄉范文正公守杭郡置義田立義莊貯租汔今且九百年世被其澤說者謂得宗法

遺意焉公問學軒天地勳名炳史冊區區衣食解推末節耳  
奚足爲公重顧大賢處世建一策舉一事往往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是舉也前無所承後有可繼補先王立制於已  
敝開奕禩食德於無窮洵非公莫能爲其爲功德亦遠矣哉  
今義莊之設遍天下吾吳爲公故鄉聞風興起者宜益衆乃  
素封有力之家奕膺百十數而合郡城之廣著錄僅十餘族  
嘻蓋其難也封翁汪小村紫仙兩先生奉尊甫中議大夫雨  
村先生遺命謀於族倡義莊之議從子遐庭封君等若而人  
咸欣然從之捐常稔田一千畝有奇又糜白金千流於郡城  
西偏申衙前購屋一區建宗祠立耕蔭義莊春秋饗祀歲月  
要會咸於是乎集莊法鰥寡孤獨廢疾有養嫁娶凶葬有助

春闕秋賦有職擇族之賢者司存之大略準諸范氏詳先生  
所自爲規條中汪氏系出魯潁川侯汪其後以名爲氏三十  
有一傳爲漢龍驤將軍文和始遷江南又十三傳爲唐上柱  
國越國公華實汪氏別祖今直省著姓者多公後人又若干  
傳入

國朝爲武庠生汝卿府君尙祿自歛遷吳是爲先生五世祖  
世以厚德聞於鄉百餘年來族益大叶淵先生首以名進士  
入翰林則先生之世父而嘏庭封君之大父也道光辛丑紫  
仙先生子工部郎中藻嘏庭封君子庶吉士改吏部主事塋  
同榜成進士其餘登賢書貢成均有聲賢序者又若而人寢  
熾而昌未有艾異時不懈益虔增其式廓吾知是莊之盛必

繼美高平無疑也今建祠之地相傳卽宋時樂圃後爲景德寺爲學道書院爲兵巡道署爲申文定公宅乾隆以來蔣刑部楫畢尙書沅孫文靖公士毅迭居之東偏有小園奇礪壽簾輿如曠如爲吳下名園之一蔣氏掘地得古贗并命之曰飛雪泉今尙存余嘗儼於孫家此者數年通籍之歲始舍之北行聞諸故老畢尙書宅之入官也孫氏售諸官願隱其姓縣令信筆署以汪今終爲君家有從前更徙及茲而定噫豈偶然哉余與工部君道義切劘交久而篤知其世德綦詳屬記以道諸石以嘗居其地附識此以詠來者

武進盛氏義莊記

三代聖人之法至嬴政盡矣吾縣范文正公生千餘年之後獨毅然有所建復者二事其一爲立學天下之有學自文正始又其一則義莊也義莊雖一人一家之事乎而實有合於三代聖人宗法遺意宗法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今世已不可行義莊曰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贍非所謂不足資之乎文正倡之忠宣清憲少參忠貞累世遞益之非所謂有餘歸之乎誠能推而行之自一人一家而郡縣而直省一族有義莊卽一族無窮民千百族有義莊卽千百族無窮民奸宄邪慝無自而作三代邾治不外此拙箸校邠廬抗議四十首其一曰復宗法而以推廣義莊爲言者此

也自明以來代有做行之者而江以南尤盛武進盛旭人方伯承本生祖中議公祖資政公父海甯公志建祠立拙園義莊於常郡河南廂磨盤橋左名拙園者海甯公晚年自號也置贍族田一千二十二畝有奇祭田一百十二畝有奇讀書田二百二十畝有奇同治 年江蘇巡撫具其事以聞

詔與旌如例方伯自書緣起並手定章程示余屬爲記先是中議公昆季始創議設義學給義糧置義冢未成而沒海甯公捐田八百畝次第行之及是方伯建義莊三事皆爲莊中條目之一祖父三世同心作述積數十年堂構舊畬之力通觀厥成可謂世濟其美矣章程大略本文正父子所刊規矩而以周卹窮乏爲主小康及能自食力者不與則小異考文

正規矩與錢公輔記皆言日食人一升記又稱聚族九十口  
歲入梗稻八百斛數亦合惟貧富貴賤不爲差等或疑非君  
子周急不繼富之道不知文正起家孤寒此九十口者聚之  
義宅中必皆貧無疑故一例施之迨後族益眾資益絀貧富  
益懸絕未嘗不議節此可與可不與之數而沿襲旣久族人  
輒以不與給米爲大恥遂不能改顧在范莊爲不能改而在  
他莊爲不必從也前人之法後人因之而又損益之更歸美  
善往往有此至方氏芑謂計口授糧俾愚者怠於作業非義  
也不知所授者日一升而已能遽使之怠乎方氏創婦人無  
主之說撤其家祠婦人主爲世所譏正與此說同甚矣其蔽  
也無足辨也是爲記



吳氏祭田記

考祭田之始周禮載師謂之士田王制孟子謂之圭田圭潔也詩曰吉蠲爲饔餼與圭通蜡氏士虞禮注皆引作圭是也王制夫圭田無征鄭訓夫爲治治者整治之意與蠲潔義近說文畦訓圭田五十畝班固王逸說同蓋圭田不惟其多惟其潔古者事亡如存存則潔爾晨饔饔爾夕膳亡則治圭田一也祭田之重如是晚近士大夫身都貴富具鐘鼎之養而廟貌不設祭田不備者有之蓋禮意之淩夷久矣青浦吳曉巖廣文示余癸丑戊辰誠子書各一通處置家事纖悉靡遺而於祭田尤三致意焉創始於亦槎贈君凡田若干畝廣文一再增置陸孺人瀕歿體廣文意願以膳田入之都凡若干

畝都圖區圩勒諸碑石俾世世子孫遵守勿替卽他日義莊之權輿吳君可謂能行古之道者矣爲書數語復之

江蘇減賦記

蘇松重賦源流余代合肥李公鴻章譔疏中詳言之大抵一畝之稅蘇松太重者幾及二斗輕者猶一斗視常州六七升鎮江五升相懸絕先後議減者明建文詔畝稅不得過一斗尋爲成祖革除厥後周公忱況公鍾奏減秋糧一百餘萬石

國朝韓世琦瑪祐嚴沆孟雄飛吳正治慕天顏湯斌任辰旦各疏民人陸大猷等牒先後請減皆格於部議雍正間怡賢親王以米尙能完銀多逋負請減銀而不及米乾隆間減銀案循之自來言減賦之害尤痛切者諸疏外莫如蔣公伊流民圖周夢顏蘇松財賦考蔣圖不可得周書則采入

四庫有刊本余生長田間深知其苦先淑人家爲催科所破  
嘗謂桂芬曰汝他日有言責此第一事也棄養以來益用耿  
耿顧汔不得言責且以爲內發不如外發之捷欲求一賢督  
撫言之而揆時度勢不可輕動故遲之惟三十年來官中一  
言一事涉漕賦者必求其詳手錄之久漸成帙蓋以道光十  
年以後無年不災通牽歲賦不過五六成竊以爲此可減之  
機而所見督撫尙非其人無何而有粵寇之劫余避地上海  
湘陰曾公國藩奉

詔東征介錢君鼎銘招余往辭之而以減賦節略相寄曾公  
首韙之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鴻章督師至滬又有幕府之  
約見卽說以減賦欣然相許余無求於李公而以此事故曲

意赴軍同事糧道湘陰郭公嵩燾引爲同志李公遂以此事付我兩人先爲郭公草詳繼爲李公草疏彙累旬始成博訪通人諏謀詢度於金布令甲名於時者若李君友琴鄒君雨平諸人僉無異詞顧由後思之則有四憾焉初稿逕請常鎮不減蘇松太減半令重額減爲一斗稍浮於常州輕額減爲五升略同於鎮江有人言湯文正請減一二分不得今驟請減半得毋河漢其言不如先進三十年比較單但請酌中定額邀准之後始明言之余深韙其言改如今稿初不知

朝廷寬大逕請亦可邀准此一憾也又吳君雲言宜請照常州起科余以爲驟請減三分之二終嫌河漢不敢下筆然猶詳言蘇常犬牙相錯天時地利人事無一不同而賦額二倍

爲不平不均之尤越日又以篇幅過長刪此一段既見部文  
屢有不得其平語絕不知蘇賦之三倍常賦始悔不從吳君  
之言此又一憾也又全數以災緩比較立言故余手稿請減  
米數下有南米丁糧一體核減八字郭公不知錢穀以爲詞  
句繁衍清稿省去八字余覆校竟不覺既發始覺之此又一  
憾也初余有片稿言各屬科則百十等爲胥吏喫數請一律  
照江震例九等定則嗣郭公別作均賦片稿謂關係較重宜  
置余稿從緩余頗然之孰知後此一切皆方伯某公爲主與  
所見迥相反前稿遂不行此又一憾也舉事不慎悔莫能追  
已議既定有候補道某自江北郵上說帖謂減賦不宜多蘇  
松太二成常鎮一成足矣但改考成例十分爲七分計起運

米仍可得百餘萬官與民兩利其詞甚辯某公力主其說以爲不易之法謁院贊成之李公以付余余駭之云從此小民完十分之賦

國家收七分之漕包欠之丁胥慣欠之紳衿捏欠之州縣永享此三分之利該道創此異論請改二百年各直省通行之例爲若輩開一絕妙方便法門不知居心何等且不惟不可行亦不能行漕額有一分斯有一分之用應何人何款彌補何以不籌及公見之咋舌曰弊至此乎君言是也此余與某公齟齬之始余又以周夢顏財賦考卷首繪圖最動心目宜附呈

乙覽購之滬上不得舊藏書數萬卷寄太湖中衡山寺已三

年遂遣信取以來以臘月朔登舟八日而賊至寺燬余書獨  
完遂請李公加跋恭進一切備具時官軍已復青浦嘉定常  
熟將及蘇城曾公與李公約俟紅旗同上一日郭公議捐江  
北沙田謂吳君雲諸其事往請之君曰江南北捐事殆無遺  
利矣此不足煩公公有意蘇吳民盡請減賦且糧道職也郭  
公以曾李紅旗之約告之君曰雲以爲遲矣官賦猶私租也  
今茲無租之時設有佃戶求業戶減租其事虛而易城旣復  
且徵租而求減租其事實而難雲以爲及今行之時哉不可  
失郭公大然之返幕邀余偕請李公速發乃以同治二年五  
月十二日上之二十四日抵京

詔從之先是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公祖蔭二十三日御史



周君壽昌交章言減賦事皆下部未覆奏六月三日覆奏請蘇松太減三分之一常鎮減十分之一

詔復從之部文既至余與郭公議蘇城完善之先歲運七八十萬蘇城殘破之後歲運轉一百二十萬勢不可行徒滋百弊宜請再減一成晨夕爲李公言李公許之屬繕稿稿成以寓曾公亦許之未發也一日曾公忽以余稿檄司道會議意在速行初郭公之具詳也不會某公銜同事秦觀察細業曰口舌自此始矣某公義大恚至是郭公已遷去遂欣然以爲已任欲盡翻原議凡七事一常鎮勿減請收回

成命一蘇松太勿再減一五升以下額勿減一減銀別定分數勿援災緩舊案一常鎮一體減銀一科則概仍其舊勿改

并一減分酌用等差勿普減三分之一先以紅粟言於曾李  
二公皆不許遂歷詳文不上者數月而李公統兵薄蘇城城  
旦暮且下余已辭李公離幕思吳君雲言先後三致書請逕  
奏毋待司詳李公乃屬幕府錢君恩聚繕成行發矣某公自  
滬至蘇爭之力辨之疾要必諾乃歸於是所謂一成十數萬  
者永留於江蘇矣而餘六事尙不許積數月某公固執不已  
李公嘻笑怒罵開說萬端不爲動詳亦汔不上逾年李公令  
某公赴省謁曾公定之曾公亦曲從其議惟駁去常鎮不減  
一條餘悉如某公指詳乃上疏稿卽出其手李公以疏中酌  
定等差一節詞不達意仍節余前稿收定上之未幾曾公督  
師豫中李公署總督某公護蘇撫矣尋得部覆不準減銀顧

駁漕項詞重駁地丁詞輕於法可更請而余於減賦外又以清丈津貼兩事與某公積忤李公在金陵以同郡殷闊學兆鏞疏請免釐語侵之遷怒蘇紳有後言度致書無益同縣潘君曾瑋數爭於某公不省減賦之案遂定清丈者余所爲校邠廬抗議中有繪地圖法某公見而善之請李公牒余丈川沙田事未半某公忽請罷之李公愕然牒余酌進止惟余亦不解也詳見致李公書中旣歸一幕友云某公習聞民間有隱匿之說欲清丈以發之清丈者求田多耳今聞丈得數轉少故罷之初余之赴川沙也某公與以上海縣弓度之與蘇弓同以之量田率視原報田數稍少余議用朱子條奏經界狀所謂通縣均紐顧亭林曰知錄所謂一境通攤之法以所

少之數均分於合縣田中行之減賦時尤泯然無迹某公則大駭先後兩詳斥爲大拂輿情蓋不讀朱子亭林書也某公於是謂上海弓不可用博求他弓屬吏迎合者或以華亭縣烙印舊弓進計十畝可得十一畝則大喜州縣以弓請者改與華亭弓余疑之告李公咨請部示部弓至則與華亭弓合時某公已護撫益大喜札司通飭遵部式余益疑之乃詳考皇朝文獻通考

大清會典戶部則例皆載部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此正例也江蘇等省舊有田畝准用本地舊弓不用部弓惟升科田畝始用部弓此變例也又關長元兩縣殘本魚鱗冊積數皆用六歸以六尺爲步與部章五尺爲步顯異尤爲確

證始恍然於部弓華亭弓皆不誤而以部弓量舊有田畝則誤會三縣將清丈遂詳致三邑侯書長元乃改作六尺弓某公聞而不喜吳縣不敢改亦不果丈厥後太倉以藩弓清丈畢多田數萬畝一州大譁乃議攤輕各田之糧以符原額大吏將從之官紳以問余余曰攤重則不駁攤輕則必駁不如用申算之法官紳然之時某公已以艱去僉曰某公在者太倉加賦矣然各縣用某公所發步弓如故不步田而胥役已藉之索民民苦之六年夏丁方伯曰昌履任始偕同人呈請申明舊例亦不行同治十年曾公閱兵蘇州余乃言之公會商中丞南皮張公之萬公尤明瞭遂咨部部臣復以宜專奏乞未定案津貼者初道光丁未河陽陸公建瀛撫吳行海運

議以河運停減銀米充公而水腳經費取諸州縣時余以母憂家居荷公延訪余曰移河運費爲海運費此正道也公曰君言誠然顧海運試行耳明年且復河運今年由重之輕易明年由輕之重難俟河運果廢必如君言余無以難之旣而浙江行海運如余言江蘇則因循者十餘年減賦之初余以此昌言於諸公某公亦附和之余以爲早在改正之列矣一日吳觀察艾生自浙來過余曰比見某公爲言今年議大小戶均賦每石津貼運費錢一千雜費錢一千願諸君助我意甚決是將奉

旨淨收勒折矣此梓鄉大事君不言誰宜言者時減賦事已大定余以某公故與李公約絕口不挂漕事乃邀潘太史遵

祁顧廉訪文彬四人公致減賦局員陳觀察慶溥書有奏加  
津貼稅政流毒等句詞頗刻摯陳君以示同列某公聞而索  
得之大怒來余家氣涌如山爲言並無奏加津貼事余應之  
曰然則稅政流毒等語公不任受謂余誤聽可也某公又曰  
蘇漕移漕項糶變各銀爲海運費實不足益以贍軍田息始  
足屢請宮保不見許故有取之州縣之說余曰果爲此一事  
耶是誠在我翌日李公來葢聞余與某公齟齬將排解之也  
余詳述顛末且以田息請李公坦然許另奏於是乎刪除津  
貼之議以成其後某公護撫甄別陳君及吳觀察女夫某去  
官知其事者寃之是年某公遂行均賦法昌言於眾每石時  
價外加八百文洎定數之日時價石錢三千二百漕價石錢

四千五百其次年某公以艱去旋自縊中丞郭公柏蔭方伯王公大經主漕議米價減二千二百漕價四千二百遂與不刪津貼等矣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可慨也減賦既定僉謂租以供賦減賦自宜減租是秋議定每畝一石以內正數減爲九七折一石以外零數五折仍不得逾一石二斗是爲減賦之終事云是舉也其善者則曾李二公爲之其不盡善者則某公爲之或以余爲有左右之力聞之殊內愧故爲之縷述始末以見余於此事心力交盡卒之無功有憾而不能按出疏中所脫八字尤憾之大者或謂此其中有天焉則非余所敢以此自解也由余論之常鎮三十年來亦皆年年辦災亂後豈能轉辦全漕減一成亦宜



惟米既益少銀卽可不減此外蘇松太嘉湖五郡宜更請定  
一畝之稅米不逾一斗銀不逾一錢則至均至平之道也願  
以諗天下後世之留心民事者

## 上海守城記

咸豐十年六月下旬上海聞警方伯與夷習以利害說之忻然願助順顧夷亦無兵飛書天津越七日輪船以夷兵數百至囊括洋行捕役得千人七月二日僞忠王率賊薄城下號二十萬縣東爲黃浦北爲洋涇夷館列涇上西南則賊來處也兩面合圍中丞方伯分駐西南門城守官兵夷兵皆登陴一夷卒持遠鏡立城上高臺瞭望皆番上晝夜不絕夷人戒我兵勿譁勿開鎗礮夜忽然鐙於是城中寂無聲陴上夷兵見賊漸近度必中乃發鎗凡發數十鎗斃賊逾於鎗數又見城外屋中有賊投火具焚之凡數處四日亭午忽聞巨礮聲如霹靂者四其一從城中過稍稍聞賊驚呼聲圍如故次日

夷人兩騎出南門抵僞忠王營勒馬呼與語久之賊不語又呼曰七日鐘十二下會戰早備之乃馳還六日之夕賊終夜有聲黎明視之退矣官兵分道追之無及四礮者夷人於黃浦中泊三船作螳螂形登桅甲儀器測得賊營遠近配藥彈輕重如法乃升礮於桅而發之礮以小礮爲彈落地始發是爲落地開花礮入中國之始凡殲賊目等數百人僞忠王傷焉賊無以窺夷人虛實故去

皖水迎師記

咸豐十年夏四月丁丑粵賊陷蘇州布政使薛公煥適駐上海擢巡撫上海道吳君煦兼署布政使當是時江以南各城相繼陷北樞鎮江以提督馮子材率張忠武舊部固守賊不得逞南惟上海松江寶山奉賢南匯川沙金山等數城猶完而上海以撫藩所駐璽重鎮六月賊十萬犯上海城中兵才千餘人方伯習於夷以利害說之欣然許助順顧夷亦無兵括洋行捕役數百人飛輪謁天津兵數百人南下七日至賊南入境耳則分兵入城偕守七月乙未賊薄城圍西南隅戊戌夷人以測量法得偽忠王及賊目營所在用開花礮擊之六發皆中偽忠王傷焉賊無以窺夷人虛實乃退顧賊嗣是

擁衆數十萬馳騁蹂躪於浙東西千里中陷城無虛月勢益張江浙子遺無不趨上海洋涇之上新築室縱橫十餘里地值至畝數千金居民殆不下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官中益得以招將募勇逾年兵至五萬四五千然皆市井無賴或竊盜或通賊賊窺伺日益甚每至我兵輒潰賊猶以十年七月之事不深入可用者獨常勝一軍顧經費十倍故所募僅千人足守松江而已余以十年冬十一月自洞庭遷上海鍵關居城中時同郡閩學龐公鍾璐以團練大臣駐焉刑部郎中潘君曾瑋丁憂湖北鹽道顧君文彬咸與其事十月潘君自京至其明年九月顧君始自楚乘輪船至時

欽差大臣湘陰曾公已克安慶駐軍公第國荃循江東討及

於蕪湖顧君見余曰滬兵其殆哉不壁壘不訓練行無步伍  
出無支應將何以戰遂首創乞師之議具言在楚時知曾兵  
可用可分援余然之以告潘君亦然之相與議曰此事有三  
難一則中丞不許也迎師必具餉權在官不在紳以己爲不  
能以人爲能人情之所難一則夷官不許也前年夷與賊不  
相知今互市已久有兩不相幫之說肯賃船載兵顯然助我  
乎一則曾帥不許也曾帥老於兵計在持重驅兵入敵國之  
舟焉越賊巢涉重洋數千里不知者將以爲口實曾帥能不  
疑乎雖然固當竭我輩力謀之其成鄉人之福也不成天也  
又議曰可與方伯中丞言者莫如太守吳君雲此事不得太  
守不可兩君要余偕詣之余時謝一切客而於太守則雅故

始購冠履從兩君訪太守言狀則大喜曰君等言皆是不言  
吾固將言之是誠在我雖然非可旦夕行也或旬或月宜有  
以報命太守先告方伯方伯曰此今日第一策也派員惟命  
具資惟命乃以間言於中丞中丞難之會賊朝暮入犯各界  
防兵潰者接踵中丞頗以爲憂太守遂言之不已乃曰吾豈  
不願爲恐曾帥不我許耳太守於是報曰事諧矣以告閣學  
亦許之遂定議中丞與閣學各修書遣員偕行閣學難其人  
將郵寄書余力爭曰是輕其事矣必不可且愚以爲此申包  
胥勃蘇之任宜重其選因薦無錫華大令翼綸閣學不許繼  
薦太倉錢主事鼎銘許之且以函葉見屬辭不獲稿成授錢  
君以往列閣學等六人余以不與公事不列十月之望錢君

謁曾帥於軍曾帥得書心動錢君又縷述上海將怯卒惰旦  
夕不可恃狀繼以慟哭公惻然曰君休矣以偏師遠涉上海  
於法爲奇兵非正兵顧事誠急不可以常論吾爲君破格乃  
與今中丞合肥李公謀李公忻然請行而軍中果有以乘夷  
船越賊境爲疑者異論蜂起公一不聽遂以李公總統蘇軍  
程君學啟從行率兵一萬南援檄方伯會紳具餉具舟時滬  
上新設會防局應刺史寶時與夷官朝夕見方伯以具舟事  
委之英國領事麥華陀不許刺史說繙繹阿查哩與俱告提  
督何伯則大悅刺史復以多金陷洋商爭願承者又與約船  
中得增竈治餐驢馬軍械得入船抵皖泊舟聽行止一一如  
我法皆輪船創格則刺史力也計值二十萬五千金方伯召



洋商貸金如數議已定中丞欲罷之諷方伯會紳復曾帥以費鉅請改由陸方伯爭之不得時潘君以會防事北行顧君謂方伯曰事敗垂成烏乎可雖然督撫等耳中丞移書曾帥卽檄公勿行者不能不從也方伯請之中丞不許方伯退意猶豫未決顧君曰行也此何時畏中丞白簡耶中丞欲罷之不自言乃使某等言某等方將請之何爲罷之某等遵督檄行事中丞何辭以劾我卽劾我而舟已發事已濟又何求行也方伯又詣中丞具道顧君意甚決中丞曰資將安出方伯曰顧某任之中丞瞋目曰顧某有此力耶方伯曰貸之洋商得之矣中丞默然遂發時余與顧君同居親見其日詣方伯署必昏暮歸歸必憂憤太守刺史奔走於撫藩之間無虛晷

凡浹辰始定比抵皖方以待輪船不至議改陸至則大喜遂以同治元年春三月李公統大軍至上海是役也余所代同人撰乞援書曾帥善之因是介錢君招余入幕府余辭焉越三年謁公金陵猶縱言及之曰厥後東南事不出君一書亦一段文字緣也

宛城會防記

咸豐十一年冬迎師議甫成賊日夜出兵犯松江上海華爾  
守松江賊不能攻遂全力趣上海我防兵之星羅碁布於金  
山嘉定青浦各境上者凡二十餘軍眾四五萬人賊至不約  
同潰入夜境上火光不絕人無固志夷人外爲兩不相幫之  
說內憂賊至卽貿易之事輟願助順而不肯自言其酋巴夏  
禮屬所識某道指於應刺史寶時且曰官無可與言者爲語  
諸紳悉棄上海乎刺史介潘君達於閣學龐公龐公曰吾職  
團練夷務非所與也不敢聞命退與同人議有謂非美名者  
潘君曰吐蕃回紇沙陀古人用之不以爲疵今顧以爲疵乎  
有謂後患可慮者君曰前年七月嘗爲之未嘗有後患且後

患之有無實不在借兵與否有謂索費且無已者君曰有先與價之一法夷不致無信議者無以難顧終不謂然甚且口稱不可許爲名高心實欲徇君之許之效則享其安不效則議其後故無一人正言宜許之亦無一人正言宜拒之議竟曰不決君訪於余余曰此兩言決耳我有可守法則勿許我無可守法則許之君曰防兵盡矣安所得可守法乎余曰然則一不許卽無上海皖上援兵且至蘇州之復未必無冀無上海又安所冀乎且彼以好來不許是怒之也必聽賊至甚或引賊至以洋涇爲界如劉麗川舊事矣許之勿疑也以告吳太守雲顧君文彬見皆同太守以白中丞中丞曰出自紳意則可吾意則無是於是四君爲期日擇地與巴夏禮相見

詞氣頗傲四君侃侃無所絀巴夏禮亦不忤也遂定議紳士  
呈請中丞入奏疏稿至卽發兵潘君等呈入中丞曰蘇紳盡  
是耶某何以不與謂潘君遵祁及余也初乞援之役余兩  
人卽以久不與公事不列名非有他也重違中丞意念所以  
塞責者溫宗丞葆深居浦東二百里外余子芳緝師也令放  
權請之宗丞許焉無何殷詹事兆鏞丁憂至滬潘君曰呈無  
詹事名猶之不諧也邀余偕訪詹事坐定余曰君知余兩人  
所以來乎曰不知曰將爲江浙億萬生靈請命在君一言詹  
事默然入室良久持一紙出示余則是夏在都請斬巴夏禮  
疏也余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何害具道宗丞首列一切狀詹  
事許之於是署名者得十餘人又偕潘君遵祁詣中丞白不

列名之狀中丞始入告且檄設會防局以四君主之當是時賊已陷杭州別股由乍浦入犯十二月庚午陷奉賢明日陷南匯又明日陷川沙金山賊幟達於黃浦東岸隔一水西南賊亦距城十里於是江灣軍亦潰我遠近防兵二十餘軍四五萬人者盡矣既設局夷人出示略云有人自稱某天義某天安汪何等四姓以文來云率兵若干萬將到不知何許人上海爲本鎮駐守之地有來攻打者痛剿不赦大書高揭遠近殆徧賊聞之竟退歲除烽火寂然矣其明春賊陷甯波與夷約以北門外城河爲界果如余言上海之不爲甯波者幾希是記成以示客客曰此事或謂然或謂不然盍勿記余曰吾以紀實也無此一舉上海必不守皖兵必不至蘇州必後

金陵而復且有蘇州之援金陵更不易復東南大局必且一變然耶不然耶公論在天下諱之何爲哉

續郡志記兵

咸豐三年春粵賊陷江甯提督向榮及部將張國樑討之久  
不下六年榮卒提督和春代之驕愎失士心十年春三月賊  
陷杭州旋由東壩回軍丁亥陷溧陽知縣尙那布都司徐龍  
彪千總熊德等死之閏月三亥大營潰和春走縕濟墅關國  
樑在鎮江聞變遁甲子至丹陽過橋馬逸溺於水是日賊  
陷丹陽知縣方濟泰死之夏四月庚午陷常州總督以下前  
通判岳昌守備袁倣死之甲戌陷無錫丁丑薄蘇城長洲  
縣知縣李翰文元和縣知縣馮樹勳部下廣勇開門迎賊僞  
忠王李秀成遂入踞城巡撫徐有壬代理按察使朱鈞蘇州  
府教授張鎮純死之是日賊分陷宜興江陰越八日乙酉江



陰賊退戊子陷吳江庚寅陷崑山壬辰陷太倉五月戊戌陷嘉定是日江陰賊復入辛丑太倉賊退官兵入守乙巳陷青浦丙午陷松江婁縣知縣卞乃諷死之當蘇州之亟也布政使薛煥以夷務奉

旨赴滬免於難遂擢巡撫上海道吳煦兼署藩司以上海爲行省及是青浦松江連陷始戒嚴煦識美利堅廢將華爾才令率西勇助守是爲用夷兵之始庚申復松江移攻青浦華爾率西勇登城我勇不進華爾傷乃歸勇亦遣去六月秀成大舉東犯戊子復陷松江秋七月癸巳朔賊退甲午犯上海時城勇僅千人煦借夷兵千人偕守始用開花礮發必中中必賊酋營賊以爲神戊戌宵遁煦復令華爾守松江用夷法

部勒我勇衣服器械步伐皆夷也厥後辰山之捷上

賜號常勝軍始五百人遞增至四千人云是月戊申賊陷金壇知縣李淮參將周天孚艾得勝死之八月甲寅賊犯太倉鎮洋縣知縣吳樑遇伏死乙亥城復陷都司鄧應樾死之是日常熟亦陷上海自賊退避難者四集商市釐捐日旺逾年募勇至四五萬聞賊輒走恣行劫掠民苦之時

欽差總督曾國藩軍已克安慶諸將遵江東略兵力甚厚蘇紳顧文彬自楚歸知其狀始創乞援之議照願任餉事遂屬太倉錢鼎銘往國藩許之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子杭州陷偽聚王譚紹洸合江浙賊十餘萬犯松江常勝軍擊走之遂犯浦東遠近守兵四五萬盡潰上海大震西人通意蘇紳

潘曾瑋願助順煥與團練大臣龐鍾璐欲勿許顧勢日亟乃聽之議甫成十有二月庚午賊陷奉賢其明日陷南匯又明日陷川沙金山衛城進逼上海投書西人令毋助我詞甚倨西人怒拒之嚴陳以待賊聞解去同治元年春正月復犯松江踞廣德林眾數萬華爾率五百人出擊大勝之進平辰山天馬山賊壘復會英法兵各五百人克浦東之高橋蕭塘鎮二月壬申賊陷金山縣是月煦雇輪船十赴安慶迎師國藩疏薦前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能辦賊令總統程學啟等軍率勇六千東下復令總兵黃翼升李朝斌水師助之期後至三月庚申鴻章等行越翼日至滬當是時江以南浙以西餘五城湖州勢最孤馮子材率國樑舊部守鎮江常勝軍守松

江亦屢瀕於危上海寶山倚西援延喘息民望皖軍如望歲焉丙申金山縣賊退夏四月乙卯華爾及英人何伯法入卜羅德克嘉定丙寅克青浦丁卯鴻章署巡撫西人請會剿浦東鴻章令潘鼎新等出周浦當北路是爲浦東軍華爾及西人當南路由金山縣攻南橋辛未克之卜羅德陣歿賊走柘林壬申追敗之癸酉復柘林乙亥復奉賢鼎新等敗賊於杭頭於新場時煥將去知府李慶琛以立功說之煥畀勇五千攻太倉單城東板橋賊不出是月辛未秀成率僞聽王陳炳文僞納王邵雲官救之衆數萬慶琛軍潰死參將姜德退保寶山賊尾至擊卻之遂分竄嘉青皆告亟華爾及西兵方議直搗金山聞敗華爾歸守青浦戊寅西兵至嘉定之南窺見

賊眾留二日庚辰突圍入城挾中西守兵出走嘉定復陷華爾既去鼎新分兵守南橋己卯攻南匯賊目吳建瀛請降許之是夕鼎新使劉銘傳馳還周浦備中變五月壬午朔鼎新入城受降秀成次子自金山衛至敗之糾川沙賊又至又敗之遂尾之丙戌復川沙嘉定之再陷也賊分趨松江上海廣富林者入松江之要隘也泗涇者入上海之要隘也煥皆撥兵二千守之五月朔賊犯泗涇守兵潰次日廣富林兵退保松江賊從之華爾聞自青浦馳入松城固守泗涇賊斜趨虹橋距大營十二里鳴章先檄諸軍會援丁亥學啟敗賊於虹橋戊子七堡賊至又敗之進平七堡而松圍益亟華爾盡昇洋槍洋礮列城上轟擊兩晝夜不絕聲賊不動常勝軍之分

剿甯波者尋至大敗之豆腐浜始氣沮宵遁甲午西人偕華爾棄青浦如嘉定事松圍旣解賊復屯泗涇及廣富林一帶聯絡三四十里壬寅賊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學啟新橋營數十市鴻章聞之親勒兵馳救張樹聲張遇春郭松林等從鴻章兵離皖數月摩厲久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十倍學啟望見鴻章旗亦突圍出內外夾擊賊大敗奔還泗涇甲辰乘勝攻泗涇賊走是月己丑賊陷湖州羈守紳趙景賢久之終不屈被害初鴻章之至也

廷議謂宜取建甌之勢自鎮江進兵屢促赴鎮鴻章心知不可而嫌於懷安計未決至是進取之機在握賊亦全力瞰上海勢無可離始以實聞

詔從之赴鎮之議乃寢初栢林奉賢旣復無守兵賊復入是月壬辰鼎新等克奉賢守之栢林賊走令降人劉玉林守之賊退保金山衛城遂約華爾會剿自出栢林攻漕涇當東路華爾出張堰當西路六月壬申克衛城自是浦東無賊踪秋七月丙申望學啟華爾再復青浦庚子紹洸率賊十萬薄城總兵黃翼升水軍自梁山新至擊走之賊移犯北新涇蔓延法華一帶距大營數里降人劉玉林戰歿賊圍況文榜等營相持十日鴻章牒翼升學啟華爾各軍之半趨泗涇七堡出賊之後以達於北新涇而親勒兵會之學啟等敗賊於七堡同知韓正國死之八月癸丑鴻章會諸軍大破賊毀其營數十賊渡吳淞北去北岸舊有賊營七復踞之無何翼升華爾

至毀七營賊回犯北新涇銘傳等擊卻之丙子翼升克澱山湖西岸石壘自松入蘇水陸要隘也是日華爾克浙之慈谿傷於冒越兩日卒閏月丙戌翼升克吳江之蘆墟九月庚戌朔常勝軍會西兵再復嘉定紹洸復大舉東犯分兩路北窺南翔南窺黃渡南路賊尤衆自四江口迤邐及青浦連營百餘癸亥圍劉士奇鄭國魁等營皆告亟鴻章率學啟及弟鶴章等救之丙寅敗賊於四江口南岸戊辰又敗之北岸辛未諸軍集遂分三路進學啟居右松林居左銘傳居中自以親兵繼之三將同時督洋槍隊逼賊營拔鐵逾濠賊礮彈雨注皆墜行而前冒煙焰直入斬黃衣酋數十賊陣稍動諸軍大呼繼進無不一當十賊大潰擒斬數千人馬落水死者無



算水爲不流餘賊竄崑山爲鴻章東征以來第一大捷自是松滬無賊蹤冬十有二月戊寅朔常熟賊駱國忠董正勤等殺其酋以城降又以攻克福山許浦自效正勤尋戰歿癸未秀成攻常熟國忠固守復陷福山時學啟鶴章方剿太倉益之以奧倫常勝軍二千人令亟攻以分賊勢初華爾臨卒薦白齊文自代會國藩檄常勝軍攻九洲鴻章令煦率以往白齊文求饒無厭留不行歐陽前糧道楊坊且叛鴻章罷之則竊我小輪船餽賊以降久之不爲賊信入粵溺於海奧倫者西人薦以代白齊文者也甲午薄城凡西人攻城輒先一日戒期旦則發大礮壞其城絡繹以開花礮繼之使賊不得上缺口因以其隙駕浮橋死士鼓銳以濟於煙焰中登陴入

必與戒期合是役也奧倫怯臨濟趲起賊蜂擁出乃退旣而  
自慚辭去西人又薦戈登代之二年春正月丁卯煥  
內召鴻章先已授巡撫至是兼署通商大臣福山之陷也鴻  
章牒翼升水師三營浮海前剿又撥常勝軍五百人以鼎新  
劉秉璋領之乘輪船偕發值大風雨海潮若山師船小不耐  
海颶多覆溺輪船大不能及岸久之始入港相持兩月餘二  
月甲戌常勝軍始轟塌港東石壘諸軍繼進并擊港西賊殪  
之常熟圍解是月甲申守金山副將覃聯陞克平湖新倉鎮  
死之三月學啟鶴章復攻太倉乙卯僞會王蔡元隆詐降郊  
迎請入城不許無何伏發鶴章傷於足學啟殿軍而退初鴻  
章檄戈登攻崑山及是令折而東會攻太倉諸將憤前之受

給攻之亟辛酉破西門元隆棄城走嘉興厥後降於浙軍云  
癸亥學啟乘勝攻崑山丁卯鴻章巡視諸營尋還滬夏四月  
癸未紹洸等四僞王陷雙鳳犯太倉鶴章與鏖戰三晝夜賊  
大敗退入崑城學啟破城外賊營二十有四殺賊萬餘紹洸  
不敢出崑蘇之間曰進義鎮有賊營四學啟戈登策崑賊敗  
必奔進義爲後患己丑越崑山襲破之而令諸軍急攻城是  
夕賊傾城走追之與進義兵東西夾擊賊殲焉庚寅復崑山  
戈登與鴻章書云學啟自足辦賊不假人助蓋是役始終未  
用西人大礮云於是議攻蘇州時蘇州附郭惟南之吳江西  
之無錫西北之江陰未下或謂復無錫江陰則蘇州不戰自  
舉或謂置二縣爲賊去路或謂復江陰置無錫或謂吳江與

嘉湖賊通消息宜先復鴻章以後二議爲善學啟進軍蘇城  
東北之蜺子山爲前驅是爲蘇州軍是月甲申翼升銘傳水  
陸攻楊舍城江陰常熟之間江海之交要隘也毀賊營三十  
餘遂偕鶴章松林攻江陰是爲關外軍江陰賊合僞侍王李  
世賢僞護王陳坤書僞潮王黃子隆僞章王普王眾十萬旌  
旗綿亘數十里經楊舍達於顧山聲言趨常熟蘇賊亦至勢  
頗熾五月丁卯我兵與賊鏖戰兩晝夜賊大敗毀其營百餘  
僞勳王廣王閉門誓死守六月丁亥學啟克花涇港戊子士  
奇克同里洞庭東山賊聞風遁己丑諸軍抵吳江賊開門降  
學啟入守辛卯嘉興賊至丙申蘇州賊至皆擊卻之秋七月  
總兵李朝斌旣克九洑洲率太湖水師至滬鴻章與偕巡水

陸諸軍乙卯發上海自朱涇抵風涇入浙之西塘折而北遵太湖徑吳江達蘇州風涇者婁縣西界西塘者嘉善東界兩鎮毘連皆要隘也守賊各數萬時浦東軍秉璋鼎新楊鼎勳西人馬格里等方剿風涇丁巳鴻章至是日一鼓克之毀石壘三土營一賊卡七擒斬三千餘人進攻西塘獲僞王宗廖某等四酋自西塘至干窯賊連營二十里皆平壬申雲官犯蕩口營滕嗣武擊敗之鴻章在蘇郊率王東華等馳救賊走追之破黃埭賊營復追至城下而還甲戌晦江陰合圍是夕有降人導我兵登城八月乙亥朔復江陰是役也總兵賴榮光死之鴻章往勞師令關外軍相機前剿後援又令諸軍進逼蘇城以兵少不能合圍議水陸各軍散布城四面首尾聯

接但削平城外十壘卽城可下十壘者五龍橋寶帶橋蠡二  
黃埭王瓜涇許關觀音廟十里亭虎邱與沿濠土城而十部  
署旣定鴻章還滬學啟進次跨塘逼婁門諸將亦分四面駐  
軍八月戊寅學啟克寶帶橋癸巳叛鬼白齊文坐輪船率賊  
數萬水陸並出朝斌戈登迎戰學啟又自黃天蕩截擊之賊  
始退壬辰賊復出秀成由齊門紹沈由葑門我兵分拒之遂  
合而西北犯關外大橋角黃中元營鶴章救之賊以輪船爲  
先鋒礮船當其衝百沈之奪之常熟降人錢桂仁更名周壽  
昌者見事亟率數人奪賊船一殺其人衣其衣駛近輪船  
以火箭射之船迸裂聲震天地焚大小賊船八鶴章乘勢進  
擊賊大敗退保黃埭癸卯嘉興賊元隆及偽榮王廖發受犯

七里橋營何安泰戈登擊走之九月丙辰學啟等克五龍橋  
嘉湖賊屢犯同里學啟謂非大創之將爲蘇軍南顧憂屬戈  
登守五龍橋自率克根木馬格里大舉南剿己未抵八拆賊  
迎戰大敗擒僞貴王陳得勝追至平望盡毀所過賊營乃旋  
師癸亥學啟等克蠡口冬十月甲戌朔克黃埭壬午翼升學  
啟戈登合水陸軍自黃埭繞入澁關敗僞來王陸順得兵毀  
賊營數十克澁關乃分道戈登克王瓜涇學啟克觀音廟學  
啟又偕克根木克十里亭虎邱賊潰於是城外十壘惟沿濠  
土城存土城者蘇城外多水賊依水爲小城下作窟室以避  
礮遍於六門而雉門外尤高堅賊精銳聚焉甲申鴻章至軍  
責戰益亟己丑夜諸軍月霧中潛支浮橋垂成而賊覺戈登

發炸礮學啟等千槍齊舉殺賊甚多而守陴賊不動乃退辛卯秀成潛入城壬辰鴻章親督程戈兩軍分南北岸進攻襲門戈登以進望法發開花礮土城石壘皆飛動賊退伏窟室中我兵支浮橋以濟忠慕二賊擁眾萬餘出應戰數十合且戰且退遂毀沿濠土城於是城外十壘盡矣羣賊膽裂不復出總兵尹連陞死之秀成知不可支癸巳率賊萬餘北去與紹洸慟哭而別雲官及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等八人介鄭國魁乞降願縛紹洸爲贄鴻章許之戈登請學啟貴紹洸死學啟陽諾之而密諭國魁欲得死紹洸不欲得生紹洸丁酉紹洸登陴有爲突刺之遂入僞慕府縱火殺其黨千人夜



開齊門降戊戌獻紹洸首於軍己亥鴻章入城尋還營令八  
人入見數以要挾之罪而斬之學啟之謀也學啟匹馬入婁  
門誠羣賊毋動八人外不問二十餘萬衆咸驚伏壬寅全軍  
入城初常勝軍克一城必入城大掠鴻章先與戈登約毋入  
蘇城戈登頗恚至是責鴻章殺降招雲官子勝鏢與同起居  
爲募廣勇千人且助之反蘇紳潘曾瑋夙與戈登習鴻章令  
百端曉譬之乃以勝鏢付曾瑋反謀始寢關外軍自入無錫  
境十旬數十戰大勝者十有五毀賊營百餘冬十月己亥秀  
成自蘇州率賊萬餘及輪船洋鬼攻萬壽橋營我軍小卻諸  
軍進援賊始敗秀成北竄是日鶴章克新安連克望亭翼升  
松林周盛波各軍出關會之於是蘇州軍與關外軍始合十

有一月甲辰朔鶴章克惠山石卡樹聲克亭子橋乙巳賊潰走追之獲僞潮王及其子德楸遂復無錫進師常州辛亥樹聲盛波克白家橋壬子奔牛賊邵志綸降於銘傳軍丁巳破常州東北賊營十餘收降卒萬六千人是日克孟河戊午敗坤書兵於城下癸亥句容賊僞章王合僞然王治王來援敗之追至西門外七里橋僞章王等竄孟河毀降人張邦佐營邦佐陣歿賊圍奔牛降人營銘傳馳救十有二月辛巳大敗之丙戌鶴章繼至毀賊營三十餘焚輪船一奔牛圍解浦東軍旣克西塘進攻嘉善之張涇匯冬十月癸巳戰不利參將王玉林死之秉璋傷於足甲午賊大至秉璋裹創出擊卻之十有一月丁未克張涇匯辛亥平湖賊陳殿選降於鼎新軍

引我兵入城殺其不降者乙卯午浦降丙辰海鹽及澈浦降  
戊午璵城賊犯鼎新營擊追之遂克璵城是月乙丑學啟朝  
斌攻平望丙寅嘉興賊來救王永勝龔生陽敗之豐平望石  
壘三獲船五百餘斬馘甚衆丁卯學啟克九里橋黎里進師  
嘉善於是蘇州軍與浦東軍始合辛未嘉善賊陳占榜余嘉  
鼇降學啟乘璋入城賊環跪郊迎市肆無改爲他城所未有  
先四日丁卯鼎新亦克沈蕩乙巳克新豐學啟進攻嘉興三  
年春正月秉璋鼎新先後至丙寅毀北城外石壘七斬馘千  
我軍傷亡亦半之守備姜寶勝不進斬之以徇又克秋涇橋  
吳清橋丁卯克鹽倉橋庚午學啟督諸軍進攻肉薄登城噴  
筒雨下乃退總兵何安泰死之會湖州賊僞堵王黃文金犯

盛澤令永勝往擊走之二月丁亥復猛攻礮聲三晝夜不斷於煙焰中築月牆浮橋礮臺發大礮裂城十數丈己丑黎明學啟躍而上中槍仆部下士奇永勝等憤怒皆以筏渡簇擁登城賊大亂秉璋等亦拔檣過濠入東門斬偽挺王劉得功發受猶巷戰其下死殆盡乃匿井中鉤出之梟其首城遂復學啟傷重還蘇三月甲戌卒戈登之從復蘇州也

朝廷錫予甚厚以故謁鴻章願釋前憾助剿宜興許之檄松林鼎新等會之正月辛酉抵城下毀附城賊營松林傷於肘嗣武傷於足甲子敗賊於上江橋又敗援賊僞代王黃靖忠獲賊船千兩實壞其城賊西走進師溧陽己巳敗賊於張渚沙港賊迎降庚午平張渚賊營擒賊千世賢退入城城賊吳

人杰梁伯和不納乃竄湖州二月癸酉人杰等迎降甲戌移  
剿金壇僞列王江某僞襄王劉官方迎戰敗之斬僞列王追  
至城下都司張榮魁死之會無錫請城告亟鴻章檄松林等  
東援而以吳毓芬代之先是提督鮑超由東壩南剿前年冬  
復高淳溧水三月丁未復句容辛酉復金壇毓芬至適賊走  
追及之南渡戊辰斬僞直王林得英於陣初諸僞王救常州  
屢犯銘傳營不動二月壬申朔大戰殺賊以千計副將劉起  
守備彭昌諭等死之傷亡五百餘人屬霖雨連旬賊數萬雍  
髮裹械冒雨潛行東趨南閘沙山周莊華墅楊舍常熟福山  
遠近散布無知者壬午同日易巾豎旗攻卡圍城無錫江陰  
常熟皆大驚鴻章聞飛檄金壇軍舍之去常州軍堅壁勿戰

餘軍分兵會援三日皆至癸未樹聲解江陰圍甲申鶴章解  
無錫圍常熟將符信魏承樾堅守戊子翼升至大敗賊圍解  
楊舍沙山屯聚自若乙未戈登令勇八百突圍入燭焉是月  
甲午浙撫左宗棠復杭州南境無事乃令士奇永勝北發三  
月壬寅鴻章至軍丙午翼升士奇會攻沙山賊敗緣山走追  
奔三十里平賊壘百餘楊舍賊亦出竄日暮鴻章自督國魁  
軍又撥諸軍分四面邀賊丁未賊西竄鴻章弟昭慶截擊之  
賊敗分爲二一南走一西走先後遇官兵於三河口擒斬淹  
溺者十之九餘賊歸常州己酉鴻章冒雨至常州辛亥督諸  
軍猛攻五晝夜毀城下賊營丙辰壞其南城僞誌王力禦不  
得入四月癸酉循濠築牆二百步牆下鑿一溝夜匿兵支浮

橋三夕成丙子臨城戈登毀其南土奇毀其東皆十數丈翼  
升督水師入濠諸軍從之坤書率廣匪千餘出小南門拒戰  
永勝迎擊樹聲乘間登南城坤書退見城破入城巷戰十餘  
合總兵張行科翼生陽其擒之盡殺廣匪而黃降賊七萬人  
行科死之實四月六日未時距庚申四月六日未時城陷怡  
四將云鴻章尋還蘇戊寅丹陽賊殺其酋陳時永而遁時永  
僞英王玉成之叔也於是江以南嘉興以北無賊初西南諸  
軍以常州未復按兵浙之湖州皖之廣德界上至是鼎新等  
進剿長興軍南潯五月一未敗援賊僞樂王譚應芝僞襄王  
劉官芳等於殷濱村戊午朝斌水師由太湖入長興之夾浦  
口毀濱湖賊壘松林亦至癸丑台圍丙辰敗湖州廣德四安

援賊僞輔王楊輔清僞堵王等於城下朝斌水師登陸繞出賊後自山脊疾馳而下沿山賊壘皆潰急攻城癸亥復長興六月庚申朔鴻章至軍檄銘傳永勝士奇盛波率兵萬四千助剿金陵甲申至乙酉會國荃克金陵秀成就擒矣又牒諸將攻湖州議先取兩要隘前曰晟舍以屬朝斌秉璋鼎新等後曰尹隆橋大德橋爲廣德四安之大道以屬松林永勝等丙申朝斌至晟舍錦山織里賊來救敗之秋七月己酉鼎新造浮橋成辛亥台水陸師及浙兵會剿者五路並進大敗賊賊走晟舍平總兵江福山死之松林等至尹隆橋六月壬辰敗賊於呂山距橋五里遂與賊隔水而陳丁酉大戰賊敗提督陳忠德窮追死之秋七月癸丑文金率賊數千出呂山後



截我饒道李長樂擊卻之戊午湖州賊傾巢出長樂等迎擊王平西以礮船助戰永勝等伏兵山巔下擊之賊倉皇四遁朝斌秉璋等先後入大錢口水陸會攻癸亥克大德橋甲子克尹隆橋湖州賊先遁丙寅入城是日吳毓芬克四安丁卯晨熹梅溪援賊至見我軍大驚棄械降銘傳等自金陵旋師出溧陽攻廣德丁卯賊棄城南走將追之諜告文金率賊三萬且至乃止戊辰文金至亦南奔銘傳盛波及弟盛傳分三路追之六月己巳朔銘傳及之孝豐擒斬無算盛波出甯國盛傳出安吉遇賊皆無多餘賊自此竄江右而閩而粵不復振逾年而滅平金陵之月

詔論功行賞鴻章先已加太子少保銜至是

賞戴雙眼花翎封一等伯尋

賜號肅毅翼升朝斌以下擢敘有差

耒陽紀聞

初李金芝令耒陽邑民段拔萃以浮收控京師大府讞之坐  
不實予杖則再控大府坐以軍拘縣獄配有日矣其鄉之人  
聚眾劫之去時道光二十有三年二月也大府聞之檄率任  
以葉爲珪攝縣事縣自是皆不納賦太守患之自詣縣四鄉  
勸諭且帥兵二百自隨以壯聲勢納賦者行大半會制府閱  
兵衡州懼生事誠撤兵民譁然謂總督右我縣有耒水西爲  
西鄉其渠曰陽大鵬東爲東鄉其渠曰陳觀光皆諸生倡眾  
斂錢數累萬用益贍日造兵械招募鄉愚習戰射設地受詞  
訟塞險隘自固官吏莫能往勢益張官爲之減稅賈且寬段  
獄議既定民自爲鐵碑造告示鐫其上遍立四鄉官遣人仆

碑拘立碑者遂作亂二十四年五月十七日進攻縣城時觀察太守皆駐縣中縣兵纔十數人距郡百五十里遣使告亟咸遇害乃詐爲質漿者內文書履中始得達於是中丞廉訪皆至衡州檄永州游擊忠君祿帥兵百人赴援至入城偕守二十三日攻益亟登高樓嚮城發巨礮三礮以松樹爲質實藥百餘斤先試演於平原之上山石皆崩壞聲震城中至是則三發三裂白殺數十人乃退越十餘日紳士縛西鄉首犯陽大鵬以獻而東鄉負固自若東鄉四面依山有隘口非是不得入廣十里袤七十里衆可二萬人旣而提督鎮軍先後至大兵四集以七月二十四日進兵薄東鄉復勸諭紳士令縛首犯賁所獲脅從三十六人罪皆釋之去八月十一日陳

觀光自首於軍兩年漕賦皆輸納事平

是年余以試差道出衡州江浙人之官楚者爲余言如此厥後李文恭公見此文致余書云非實事也此事罪在官不在民尊集卽史幸甚是篇余始而疑之繼乃悟文恭之言良是近時積習官與民相詬而官誣民尤甚文恭嘗爲余言吳民馴懦州縣已甚狀公可謂有平心而余幾爲官楚者所紿矣遂不芟而附記文恭語於此

自記

## 上海紀事

咸豐十一年春二月賊大舉犯上海松江寶山中丞薛公檄馬德昭守上海城署方伯吳君縣令劉君謂德昭以不戢士聞持不可議未定德昭以六日初更統兵八百至東門外董家渡兵登岸叩市門強買物雜以馬數十多紅幟首時賊距城三十里是日亭午提右營方某兵敗逃歸民固已兇懼及是訛言賊至則皆走唬號徹數里渡有天主堂法夷所謂神父者主之聞狀撞鐘召夷兵驅數卒榻之堂中乃息然遠近扶攜奔逃者達旦比旦兵沿江奪民船則又大譁神父者麾土人登船掩捕奪其旗檢其藏以次及德昭船驅入堂神父者批其頰作中語數之曰汝毀蘇州城復將毀上海城邪又

指所撿婦人衣曰軍中安用是汝安所得之汝食

大皇帝祿紅其頂花其翎爲盜邪爲賊邪於是中丞遣弁誦之不許良久兩鎗夾脰而驅之及所縛兵勇若而人付方伯德昭爲張忠武公麾下健將又蜀人與中丞同鄉故違衆論用之及是慰以飯顧不能無譙讓固慚憤回館民又有以奪板扉慙者果見弁某支扉爲牀詢之曰假諸鄰遂手刃之尋發狂矣會他軍勝賊法夷亦分授甚力賊解去初和春敗兵趨蘇州騎千餘先至女兵居半謂是張玉良兵妻女是時德昭亦至請中丞徐公燬城外民房公難之迨夜則德昭自發令箭沿城縱火無何遠近亦縱火綿延十里外火中四面劫掠民死傷無算蓋玉良兵及長洲元和兩縣所募廣勇爲之

德昭知有變跳赴浙越二三日汔不見賊至十二日夜城外  
兵勇忽變服加紅巾廣勇敢闖門納之候補府李文炳同知  
姚某主其謀城遂陷玉良僅以身免通賊者玉良兵及廣勇  
不由德昭民間不知輒以德昭縱火爲首禍神父者習聞之  
故以罪德昭云又有向奎者亦蜀人戰輒敗敗輒大掠久之  
以疾卒有曾秉忠者營兵坐八漿船張旗幟行劫至奪委員  
孫司馬豐官錢七十千以旗式蹤跡之得索還商民之敢以  
實訴者才十之一二而牒判滿中丞行館門汔無改秉忠署  
提督矣德昭自浙至不旬日以奪船賈辱亦不幸矣哉